

李進之譯

樊仲雲校

革命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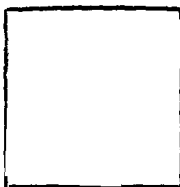
新生命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革命的發展

實價七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 李進之

校閱者 樊仲雲

印刷者

上海租界蒲石路

蔚文印刷局

發行者

上海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新生命書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寶善里

革命的發展 目錄

第一章	革命與進化	一
第二章	革命運動之徐緩的發展	二〇
第三章	騷亂初期的徵兆	二七
第四章	革命前進的徵兆	四六
第五章	經濟的動因和社會的理想	八四
第六章	革命的爆發	一二〇
第七章	激烈派的興起	一五七
第八章	恐怖時代	一九五
第九章	常態的恢復	二三一
第十章	下次的革命	二六二

革命的發展

第一章 革命與進化

變遷是人類社會中最重要的事實。變遷的程度雖有時大小不同，但它的性質總是永久的。只就社會的表面看來，我們以爲它是一種靜止的狀態。但這種表面是虛假的，這是由於觀察者的愚昧。我們試略觀中國、日本、或印度的歷史，所謂『無變遷的東方』這個觀念，便覺得消滅盡淨了。東方社會秩序的永久性，西方人以化石看待，這是他們的錯誤。在百科全書中，讀一條關於磁器或印刷的記載，就足以改正那種錯誤。

但社會的變遷雖是繼續的，却不是一律的形式。同一文化中的成因，其發展或衰滅的速度也不一致，常有此快於彼，或彼緩於此。進滯之率，殊無一定

的標準。社會變遷的方法，千頭萬緒，我們從未有以完備的手續將它們澈底的研究仔細的分析。西洋的社會大革命，似乎截斷了西洋文化史的連續性，其實這種革命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它們不過是一種特殊的變遷形式。社會更迭的形式中，它們各占一席；人類社會變遷的方法中，它們各有一份。自然除此之外尚有它種方法，如嗜好，時髦，恐慌，選舉，復興，討伐，騷亂，戰爭，科學的發明，與機械的創造等等。變遷的方法，既多且繁，所以著作家們討論到革命的定義上，都無一致的意見；本書所採暫時的假設，是『革命是某種法制系統消滅而它種法制系統產生，但這種變遷發生，不一定要武力和暴亂。』

用科學方法研究集合行為，常以一種動機的學說為出發點。本書所採的學說就是大家所公認的托馬斯 (W.I. Thomas) 的四慾論。照托馬斯這個學說，以為人類表現着有四種基本的願望：(一)新識見的願望 (The wish for new experience) (二)安全的願望 (The wish for Security) (三)讚許的願望 (The wish

for Recognition)。(四)感應的願望 (The wish for Response)。(附註1)

在穩定的和滿足的社會裏，這四種基本願望於組織上和實行上，找到適宜的表現。若在一種不安定的和革命的社會裏，它們就不能了。所以無論那種革命，都可以當作四種願望中的一種或多種受了抑壓的原故，又任何革命中暴亂的程度，則必與其願望被抑壓的程度成正比例。暴烈革命團體之各個份子的生活上，可以找出許多例子，證明他們的基本願望，確是他們在所生存的社會中，受過當時的特種制度的壓迫。革命可視為社會的一種劇變 (mutation)。凡舊社會中之能妨礙人類滿足基本願望的制度，在此劇變中，即被破除。

從前的社會學家在研究人類社會生活時，總濫引生物上的比喻，以致後人引用時總覺有些歉意。但是，若生物的比喻是在指示類似而非連繫，則自有它的地位。在說明裏面，這是一種有用處的方法，尤其於社會現象裏，很足以證明我們的觀念。有了這種預誠，生物的與社會的程序上之比較的研究，或不至

於不適宜了。

進化的意思，並非是這一種優勝的植物或動物由那一種蛻化而來。乃是這一種優勝者滅亡了，其繼承者必是以前不甚顯著的種類。這第二代優勝種類，與第一代優勝種類同是個近支祖先的後裔。所以每一種類滅亡以後，必由牠的親表兄弟繼承。這種原理似乎可以應用到社會的組織和社會的制度上，其情形也與應用於生物的種類一樣。

在中生代 (Mesozoic period)，那時飛翔於空中的有翼手龍 (Pterodactyls)——一種無羽的，骨皮翼的大飛行爬虫動物。但是現在，古代翼手龍所飛翔之地，却爲鳥類所據。可是鳥類決非由翼手龍進化以來，因爲翼手龍早已死亡，無有子遺。現在的鳥類是真正原始的中生代的鳥類的子孫，而此鳥類則爲由一種普通的爬虫動物進化以來。此小爬虫動物，就是鳥類與翼手龍共同的祖先。

現在象與河馬所生息的森林及卑溼地，以前乃爲巨大的恐龍 (dinosaurs)

所佔據。但象與河馬并不是由恐龍蛻化而來。巨大的恐龍全已死亡。現在生存的鱷屬(如Alligators, Crocodiles)雖與恐龍略有關係，而其體已渺乎小矣，並不重要，且爲少數的例外。當恐龍全盛時代，象與河馬的祖先，實是一種較小無能的生物，但因爲卑劣的地位掩護了他們的生存，免去了恐龍的蹂躪。象、河馬和恐龍的共同祖先是一種中等體積的，原始的兩棲動物。

像前面樣的例子，我們實可以舉至無窮。譬如『煤炭男爵』(Coal baron)與『鋼鉄大王』(Steel king)他們在現社會中所處的優越地位，實無異從前男爵與王公們在中古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現在的煤炭男爵和鋼鉄大王，(雖蒙羣衆呼以往日的稱謂)並不是由封建的男爵和王公蛻化而來，他們的家世在中古時代與爵爺王公比起來是一種很下等的階級。然而現在煤炭男爵和往日封建男爵的祖先，都是顛覆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他們的中間也有些是猶太人。

我們再往古代看看。封建的男爵原是繼承羅馬貴族的地位。當羅馬貴族全

盛時代，封建男爵的祖先只是一種野蠻民族。但封建男爵和羅馬貴族又同是新石器時代末期侵入歐洲的游牧民族的後裔。

現代社會的管理權大半在資本家的手裏。但是這種管理權很受工會的妒嫉或竟有取而代之之勢。五十年以前這種資本家的勢力還要高大些、專制些。當時工會尚在萌芽時代。現在工會的勢力已差不多與資本家的相等了。由這種勢力的遷變，我們是可以相信，當資本的勢力偶然絕對的增加的時候，在相對一方面雖是低落，但勞工的勢力似乎在絕對與相對的兩方面都日漸高升。

假若社會主義者的理論是真的，我們就可以預言新社會的制度必定出現，在那種制度裏，社會的統治權定由業主手裏轉移到勞力和勞心的工人手裏。現在的工人——或則除開俄國的——仍較資本家次一等。但是憑藉他的組織機關又比農人高一等。工人似乎已決定是將來的統治者。資本家必與他以前的封建男爵和羅馬貴族一樣，消滅以盡。將來的『勞動男爵』(labor baron) 必不是從現

在的煤炭男爵蛻化而出。他是由現在勞工領袖產生的。但是他們兩者的共同祖先，我們知道是去現在並不長久的工人。

我們要注意看，當優勝種類排擠其他種類的時候，或當人類的某種型式被他種繼承的時候，這種變遷不是戰爭與流血的結果。有時人類社會的變遷伴有戰爭和暴亂的事實，這也是真的。但這種暴動大半只是象徵，都是變遷中能夠見到的事實。變遷的本身是逐漸的和平的，並且難於視察的。

顛覆中古教皇權威的不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牠的崩潰是由積漸而來。印刷術的發明，歷史批評的興起，強王的出現——這些事實和牠的情形，在路德 (Luther) 揭示他那九十五條論文於威丁堡 (Wittenberg) 的教堂門上以前，已經毀壞了中古制度的權威。若無上述諸事實，十六世紀新教徒對於教皇的反抗，也必定與十三世紀的亞爾比派 (Albigenses) 法國南部反對天主教的一派，一樣的失敗。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自然完成了一種目的。這種目的是使新教

得了社會的承認。然中古教會制度的顛覆，在宗教戰爭以前，根本上已經成功了。

同樣的道理，法國的君主和封建制度的顛覆，不是法國革命的緣故。不過法國的實權轉移到中等階級這個事實，是因有革命而證明的。在十七世紀以前，或更早一點，法國的大權在君主和貴族掌握中。他們失掉權柄的真正原因，是大規模的實業組織和財政機關的興起，貿易和商業的發達，資產的和知識的中等階級的產生，關於政府和法律的根本學說的流行。這些東西顛覆了法國的舊制度。巴斯提獄(Bastille)的風波只是戲劇的事變，假若沒有這樣的緩和的變遷，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或被路易十六制服了，正如沙爾惡者(Charles the Bad)鎮壓一三五九年的農民暴動(Jacquerie)一樣。

照這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解釋俄皇的滅亡，及那很明顯的代資本家而興之勞動統治。勞資雙方的劇烈爭鬥，在他們本身方面，並無什麼重大的歷史

意義，僅僅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統治權，要從銀行家企業家的手裏，轉到煤礦工人機械技師的手裏。礦工和技師，他們能夠使我們受餓受凍。但是這種權力，轉到他們的手裏，是用一種很平和的形式，這是由於大城鎮的興起，工業的專門化、機器的推廣、鐵路的發達、和其它與罷工和鎖閉工場無關的種種原因。

一般人所怕的『社會革命』縱然來了，也不會與暴亂相伴俱來。革命在社會上的變遷和發展都是平和的，那裏又用得上什麼暴亂。十八世紀下半期和十九世紀上半期工業革命的時候，我們找不出一點暴亂的痕跡。然而牠却是我們地球上最大的社會革命。真正的革命常是緩緩進行，穩穩的過去，牠的方法是柔和的，牠的步驟是平淡的。暴亂一旦發生，我們常以革命呼之，然攷其前因後果，實因真正的平和的革命已經成熟，而那一一般保守主義形成的經濟優越階級不願意服從潮流。

中生代——翼手龍是那樣的碩大威武，而那時的飛鳥却那樣的微小孱弱，但翼手龍已經滅亡而飛鳥仍然生存，這是什麼道理？又如，為什麼象和河馬的弱先祖先能夠代替古時兇大的恐龍？

上面所說的例子，並沒有經過鬥爭和流血。這裏面的真理似乎是無論那種生物注重發展某種環境者，最後還是被某種環境所毀滅。身量的大小，就是原因之一。不管人或畜，制度或文化上的優勝種類，當牠快要滅亡而未滅亡的時候，牠發展得必是很快，與牠的環境失了諧和，當然牠得不到豐富的營養或供給，以滿足牠那巨大的需要，所以牠必至死亡，牠的地位就歸那較小而較靈活較經濟的同類取而代之。冥冥中的蒼天，每當決定消滅某種東西的時候，必讓牠在牠的末日之前燦爛的發展一下。

古代軟體動物中之最著名的三葉蟲(Trilobite)，在牠的悠久歷史中，牠的體積保持牠那中和的狀況。當快要滅種的時候，牠反發達異常。有些三葉蟲介殼

的直徑竟長至三四尺。牠這一類爲什麼滅亡了，雖無人準確知道，但所有的證據似乎告訴我們，牠們的體積繼續增長已到不適宜於牠們的環境了。翼手龍也是一樣的道理。在牠們的種類快死之前，牠們的翅膀竟有大到二十尺以外的。恐龍又何常不是一樣。當牠們快要消滅的時候。牠們的體積長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有些已超過八十尺以上。誠爲生物界中之最大的陸地動物。但因牠們既那樣的碩大顛預，不適於環境，當然該遭滅亡了。牠們的地位只有讓那些短小精悍的來繼承。

過度發展的原理也似可應用到非生物上。一條普通的粉筆，五分厚六寸長就很結實。若將牠的長度增到一尺，那末用六寸粉筆所能夠受的力，在牠就很容易被折斷了。若長度繼續的增加，牠的忍受力也就繼續的減少，甚至像牠本身一樣重的分量，牠也支持不住了。

各種社會的組織也是一樣的道理。中古時代的教會，在改革以前，發達得

如火如荼，各會、堂、菴、觀、都藏着奢侈的美術品，珍貴的陳設。法國在大革命以前，舊制度的奢靡淫侈達於極點。

現在海洋汽船的巨大噸位，和精美陳設，實在是似乎到了極點。然牠們所能到的港埠却很少。以那樣大的耗費與所到的港埠比例起來，相差未免太遠。輕巧而經濟的飛機發達得非常迅速。不久的將來，海洋上的汽輪或竟被飛機驅而代之，一如往日它消滅帆船一樣。

現在的托拉斯與辛提開，組織之偉大與財富之雄厚，似乎表示牠們已進了牠們過度發達的時期。牠們在將來或能比現在更偉大雄厚亦未可知。但是牠們已經顯露出與牠們的環境不相諧和的徵兆，牠們的運命似乎注定，若有更相宜的實業組織出現，如合作社等，那末牠們的末日就要到了。

以戰事而論，這個過度發展的原理，也有相當的關係。文明的戰事範圍，兇惡、破壞、和費用近幾世紀以來繼續的增加。戰事已進到過度發展的時期，

這該不是我們的妄談吧。從過去的大戰看來，戰爭的破壞性若還要加大，那就要把所謂文明國家都消滅，而戰事也終止了。要終止戰爭，還有其他一法，就是訴諸國際的公斷與仲裁。但是究竟只是一種可能的說法。這種可能性在一般主張狹義的愛國熱的情形之下，離實際還遠得很。我們現在的愛國熱是帝國的承繼者，在從前的帝國中也曾興盛過。現在，由大帝國的崩潰到民族組織的道路，是正在進行中。

向來，普通人的常識，能夠決定各種制度的運命。若有一種較優的制度出現，常識自然慢慢的來袒護它。現在文明的人類分成許多獨立的政團。這種獨立的國家每個都有作戰的『權力』——就是隨意的和整批的殺人、搶劫、和放火的權力。這是與常識和道德相反的。常識的增加或宗教的復甦，道德也跟着高尚，或許最後可以使現代國家的主權走到一個末日。國家根本上就是一種戰爭的組織。她們的起源是戰爭，她們也必定滅亡在戰爭裏頭。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愛國的熱忱是人類的一種錯誤的起源，這是在朝瞎道裏走。然這也並不算是我們的羞恥。我們曠觀古今，進化的全程是一種嘗試的方法（process of trial error）。就是冥冥的蒼天，她也起了好些錯誤的念頭，走入無數的瞎道。拿動物的發展來說：若干千萬年以前，她創造輕體動物並且生出大的三葉虫，這種三葉虫的介殼到現在不過陳設在我們的自然史博物院裏。這種計劃，她原打算造成高等動物，誰知失敗了，她就用過度發展的方法，將三葉虫送歸故鄉。毫不畏怯的，她試驗了一次又一次，魚類、兩棲類、鱗介類和哺乳類，都是她的試驗品，最後她達到成功的領域，造成一個人了，即從那時起，她也遭了幾次失敗。猿人（Pitcanthropus），曙人（Homothropus），還有許多旁種形式的人類祖先都未『作好』就消滅了。

社會的組織也是一樣的經過。游牧、酋長、武力的君主和封建的制度都已一次一次的試驗過了，都會盛極一時，但在邈邈的歷史中不過是曇花一現。國